

◇ 当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学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李自成围困北京城,大明王朝岌岌可危。崇祯皇帝号召大臣和皇亲国戚们主动捐款。大家都知道,明朝的公务员们工资并不高,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不过45两银子。而官场上的礼尚往来,动辄成千上万两银子,他们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?反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捐,还是不捐?不捐,等于违抗命令。捐了呢?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有贪污行为,将来可能被秋后算账。

不过,无论官场还是民间,要求巨贾高官主动捐献的呼声越来越高。左都御史李邦华上书说:“民间的乡绅富民,如果家有万金,至少应该拿出二百金来,根据这个比例,家中有五万金者,应拿出一千金来;至于衙门里的吏胥,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作奸犯科之辈,随便拎出一个来,都是盈千盈万,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为国捐钱,难道此辈反而可以安然地独享民脂民膏?”条令颁布出去了,理所当然地,人们并不积极。偶有捐献,立刻加官晋爵。事实上,这就等于公开出卖爵位了。北京被攻克的前两天,有一个六十多岁的

从无人捐款到索饷无数

老人,逃难逃进皇城内,痛哭着把自己毕生积攒的四百两银子捐到了户部,皇上立刻下令,赏了一个“锦衣千户”之职给这个老头。

皇帝催逼得越紧,官僚们就把自己的腰包捂得越严实,双方剑拔弩张,各不相让。崇祯十七年正月,皇上把阁臣们召集在一起,商量军国大事,阁臣们说:“库藏银两太少了,外面的银子也进不来,一切边费,刻不容缓,现在,唯有内帑可以指望。”内帑,也就是皇帝的家私。皇上一听,沉默了半天,说:“内帑的事难以告诉先生们,这事不要再提了。”

三月十日,崇祯派太监徐本正到太康伯张国纪、嘉定伯周奎的家里去借钱,前者是前任皇帝的老丈人,后者是崇祯的老丈人。周奎说:“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?我又不是造币厂的!”后来勉强拿出来两千两银子,并给皇后

写了一封亲笔信,诉说自己的苦衷。徐本正仰天长叹:“你可是皇上的至亲啊,怎能如此吝啬?万一朝廷倒了,你积蓄再多的财产又有什么用?”

明朝末期,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在奏折中说:“如今天下大势,不是贼寇势力大,而是老百姓乐于跟着贼走。今天的缙绅富豪,不但不纳税,还要像政府一样从老百姓身上搜刮,以致富者极其富,贫者极其贫,民不能聊生。”一方面,连年灾患,大饥荒在全国不断蔓延,老百姓吃树皮,吃观音土,甚至吃人肉;另外一方面,官僚乡绅大量聚积米粮、财富,囤积居奇,死也不肯拿出来。

李自成进驻北京以后,把明朝的遗臣们抓起来,派大将刘宗敏严刑索饷。覆巢之下,已无完卵。刘宗敏从周奎家里得现银五十三万,绸缎布匹不计其数。加上从其他大臣那里搜刮来的,真个是满载而归。不过,这样的再分配,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,财富不过是从少数旧勋手里转移到少数新贵手中,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仲夏向晚,在城南水库,看到一群细脚伶仃的苍鹭。

日暮苍山远,吾乡无山,倒见苍鹭立水畔,顾影自怜。

苍鹭的颜色好看,不是一味的灰,注意,是苍色。在吾乡,提及苍,我只想到三种颜色,一是苍耳子的颜色,那显然不是苍鹭的苍;另一是苍老的颜色,头发花白,有一些相近了;第三就是苍鹭的苍,灰中透着白,白中泛着隐隐的蓝,中国水墨的颜色。

苍鹭的腿脚细长,脖颈细长,喙细长,苍鹭若是换算到人身上,也应该是名模身材。苍鹭站在水面,一只脚跂立着,让人想起《诗经》里在水之湄的女子。它弯下腰身,去捉一只鱼。鱼是极小的那种小鲫鱼片子。在嘴里,三五下,就囫囵吞下,鸟雀似乎都不会嚼,不知道吃起虫鱼来,有没有滋味感。

看一只苍鹭吃鱼,不如看苍鹭在水边漫步。

烟波浩渺的水库,水库边的浅滩,野鸭溪水,它们与苍鹭相安无事。苍鹭蹑手蹑脚向前走,像是王在巡逻自己的疆土。

苍鹭翩飞

天边出现一轮皎洁的月,苍鹭在月下显得灰中有白。的确,蓝色在月下,会近乎白。这样的白,让人想起鸭蛋的颜色,青中有白,鸭蛋青,或是天青色,总之,差不离吧,有时候颜色真的很难说得清。就像此刻,满世界的蛙鸣,咕呱咕呱,苍鹭东瞅西望,稍有异响,会连翩飞走,噌噌噌——天际线处,对月,有一串剪影。苍鹭不会轻易离开一片水域,它们会在这片水域四周筑巢,繁衍生息。苍鹭振翅,是从水库的这一边,飞到水库的那一边。

有时候,望着一只苍鹭发呆,我就会把它们和鹤联系起来,它们确实有些像,连站立的姿势,踱步的姿势,都太像了,只是,鹤不畏人,苍鹭在野,更自由一些,人近不得身,稍稍靠近,它们还会换一个地方踱步。

鹤是一品鸟,苍鹭的喙似乎要比鹤短一些,腿亦是。如果非要以腿脚和鸟喙来论鸟阶,鹤一看就能胜出。

正所谓鹤立鸡群,立于苍鹭群,也是。气场,立判高下。

苍鹭不是凡骨。月近中天,苍鹭也会出来活动,它们会餐风饮露,有人说,月光大好的夜晚,苍鹭会飞到荷花深处,取荷花心里的露珠啜而饮之。还有,苍鹭的巢,也鲜有人知道,它们鬼得很,也灵得很,一般会选水域附近的芦苇荡中,在最深做窠,养儿育女。看苍鹭的体型,不难推测,它的巢穴定不在小,看苍鹭的扮相,又可以推测,如此干净的鸟雀,巢穴内定然是整洁朗利。

有一年,月华似水,我和三叔摇着小船,到一片芦苇荡深处去找跑走的鸳鸯鸟,舟移桨动,头顶上簌簌地飞起两只鸟雀,有着宽广的翅羽,就着月色看,很有仙姿。三叔说,那是苍鹭,它们的窝或许就在附近,我们不去打搅了。

在三叔的认知里,凡是与人不亲近的禽鸟,人也理应与它们保持距离,各自安好,我们能做的,就是看它们漫步水湄,振翅云天就够了。

苍鹭连翩飞,向着云和月纵跃隐入,目送飞鸿的那一瞬,我所处的那片天地似乎都变换了气质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初夏,小白杏已由青转黄,黄澄澄的,在青绿的枝叶间招摇。“杏子压枝黄半熟,邻墙。”李之仪在《南乡子》中所写,杏子半黄垂枝,邻家墙头飘香的田园生活,几百年过去,依旧是时下果园里的风光。

小白杏果肉剔透,质细汁多,咬上一口,是清新的鲜甜,轻轻一掰两瓣,入嘴即化,那滋味沁心入舌。正如“摘来犹带露华鲜,点破春愁向酒边”所描绘的那般诱人。正宗的小白杏杏核薄,轻轻一咬,杏仁便到嘴里,杏仁的酥脆中和了小白杏的甜,还带着丝丝凉润。老辈人常说,吃了杏子不能喝凉水,要吃几颗杏仁,否则会闹肚子。我却偏不忌口,生就一副“包容”水果的胃肠,吃什么水果都不拘。

白瓷碟里装一盘小白杏,颗颗黄润,如蜜蜡般亮澄澄的。即便不吃,静静摆在盘里,也是极美的景致。

早些年,单位大门外常常有维吾尔族老乡拉着板车来卖杏子。一大车杏子明黄黄滚作一堆,颗颗如蜜蜡。人还没到跟前,空气里充溢的甜香就飘了过来。“先尝后买,不甜不要钱。”

小白杏

老乡们的话语,满是朴实与热情。当此时节,我便以小白杏代替了晚餐。

六月里来新疆,便能吃到正宗的小白杏。想象那样的时刻,在初夏的浓荫里,枝头缀满一簇簇流光欲滴的黄杏,清甜的香气萦绕鼻尖,甜意瞬间漫上舌尖。置身其中,最容易忘情——手这边是杏,那边也是杏,抬头树枝上还是杏,地上滚的亦是杏,竟不知该先吃哪个好了。这样大的果园,这样丰盛的杏子,有人在采摘,有人在歌舞。一时间,人有些恍惚,翩跹其中,不知身在何处,颇有些“醉后不知天在水,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沉迷。

杏子熟得很快,不到一个月便下市了。可见,若能吃上杏子,也得有杏缘才行。若是恰好错过,也不要紧,到秋天还可以吃杏干。在干果里,我最爱的也是杏干。轮台小白杏干,肉软甘甜,筋道好吃,杏仁也是甜的。好在,如今物流业发达,杏子也可以快递

了,时令的鲜果飞来飞去,想想也是有意思。杏子,又怎会想到,自己会千山万水地飞到遥远的南方城市里去?

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,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九月风夜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。”当沙尘暴袭来时,黄沙遮天蔽日,黑风怒号,飞沙走石。而杏树却极为耐活,能适应这恶劣的气候。长时间的日照、干旱,成就了小白杏独特的清甜。这甜,是经了沙尘洗练,经了岁月风霜,有了独一无二的口感。这么说吧,只要你吃了小白杏,其他的杏子都难以入眼了。杏,幸也,是福气。久居库尔勒,吃着小白杏长大的人,真是有口福。

伊犁也有杏,那里七月底还有杏子在枝头,比鸡蛋略小些的红杏,吃起来绵甜,肉质粗。而小白杏的甜,清灵、细腻,汁液饱满,甜得恰如其分。隔着天山,南北物候差别竟如此之大。

真正的小白杏,吃了就会惦记,如同想一个人的诸般曼妙滋味。眼下,正是小白杏上市的季节,想想心里就涌起一份甜蜜。